七日談（廣東篇）

鹹魚桶與雙棺船：被遺忘的蜑民海上抗戰生命線

梅 毅

鹹魚桶裏的藥品、棺材中的活人、漁船底艙的難民——他們守護着海上抗戰生命線。

一九四二年深冬，伶仃洋籠罩在日軍探照燈的慘白光束下。一艘滿載鹹魚的蜑家艇緩緩駛向香港長洲島，濃烈的魚腥味掩蓋了木桶夾層中盤尼西林的刺鼻氣息。舵手李水發緊握船舵，潮水在他熟悉的暗礁群中劃出S形航跡——這是祖父傳授的「鬼影水道」，連日本巡邏艇也不敢輕易闖入。三小時後，這批藥品送達東江縱隊白石龍根據地，挽救了二十三名傷員的生命。而李水發返航時，卻與日軍炮艇迎面相撞，連人帶船沉入珠江口，屍骨無存。

這樣的犧牲，在蜑民抗戰史上只是尋常一頁。這個水上族群憑藉世代積累的航海智慧，在日軍眼皮下織就了一張貫穿伶仃洋的「海上生命線」，成為支撐敵後抗戰的隱秘血脈。他們以鹹魚桶藏藥、雙棺運人、糞船渡難民的「土法智慧」，支撐起東江縱隊物資命脈，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共開闢出十二條秘密航線，運送藥品、糧食、武器逾三千噸，救出八百餘名文化精英，轉移三十七萬難民。

蜑民，古越族後裔，以船為家，是世居中國東南沿海的水上族群。他們掌握着東亞海域的「暗網」，北至朝鮮濟州島，南抵馬六甲，西達安南占城，處處有他們的「水上驛站」。當日軍封鎖珠江口後，蜑民世代經營的航運網絡瞬間化為抗戰血管。

蜑民世代與風浪搏鬥，使他們精通暗流規律、潮汐時刻，在風浪中淬煉出獨特的溝通語言——水紋暗語。蜑民在船舷特定位置刻畫波浪紋路，不同弧度代表貨物種類，波紋數量標記交易時間，漲潮、退潮分別指向不同港口；連信使鸕鷀腳環的蠟封密信，也需海水浸泡才能顯字。日軍屢次截獲，卻始終未能破譯這套「無字天書」。一九四一年夏，盟軍計劃在珠江口部署潛艇襲擊日軍運輸船，卻因缺乏水文數據而擱置。三十艘蜑家艇主動請纓，佯裝捕魚，在日軍巡邏艇眼皮下，用鉛垂線測量珠江口三十處關鍵水道深度、暗流數據，將數據刻於船舷波浪紋中，經東江縱隊聯絡處傳至盟軍潛艇部隊。數月後，盟軍潛艇依此數據情報，突入虎門水域，炸沉三艘日軍運輸艦。

香港淪陷後，日軍封鎖珠江口，陸上交通幾近癱瘓。蜑民擅用漁船夾層、貨艙暗格，他們駕駛的「連家船」、「白艚船」成為突破封鎖的關鍵。蜑民船隻內設有三層暗艙：上層堆漁網掩人耳目，中層藏物資，底層竟可拆解為救生筏。船底活水艙暗藏機關，遇日軍檢查，立即放入魚蝦偽裝新鮮漁獲。東江縱隊藥品告急，蜑民發明「鹹魚藏藥」之技，將藥品用蠟紙密封，埋入醃製鹹魚的木桶夾層，經伶仃洋運往游擊區。鹹魚濃烈的氣味干擾軍犬嗅覺，惡臭又讓日軍哨兵掩鼻避查。一九四三年冬，澳門鏡湖醫院通過此法，將百分之八十的海外捐贈藥品運抵東江縱隊稅站，支撐起部隊百分之四十三的醫療需求，救治上千名游擊隊員。蜑民船隊還曾協助英軍被俘軍官萊特上尉逃亡：將其藏於運棉船暗艙，經長洲島抵澳門。這段經歷被萊特寫入回憶錄《逃出香港》，卻在西方史料中被簡化為「英軍機智脫險」。

轉移文化精英更需膽識。一九四一年香港淪陷後，夏衍、茅盾等文化名人被困香港。僑港潮汕同鄉會為轉移多位文化名人，將漁船改裝成「靈船」——下層暗艙藏活人，上層赫然擺放幾具真實遺體，由披麻戴孝的蜑民「哭喪」隨行。十二條商船組成的「送葬船隊」，從香港深水埗出發，經長洲島迂迴澳門。

底層自救則靠「糞船暗渡」：香港深水埗蜑民將漁船偽裝成運糞船，甲板堆滿糞桶，下層暗艙藏匿難民。惡臭迫使日軍草草放行。爾後，經長洲島中轉，避開日軍主力巡邏區，向澳門偷渡難民，每船次運送二十人，航行七小時。抵澳後，鏡湖醫院以「傳染病隔離區」名義接收難民，拒絕日軍搜查，僅一九四二年便轉移一千七百餘人；澳門白眼塘街義學收容所則通過黑市糧網，以「修船費」名義向香港漁民家族換取番薯、玉米，維持難民生存。

蜑民為這條抗戰生命線付出了駭人代價。據《粵港澳敵後抗戰回憶錄》記載，蜑民運輸隊死亡率高達百分之二十三，遠高於陸上抗日武裝（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八）。一九四二年三月，日軍在珠江口實施「無差別擊沉」政策，僅珠海外海就有四十七艘蜑船被焚毀，數百人葬身魚腹。令人扼腕的是，蜑民的高死亡率與其生存條件密切相關。據東江縱隊醫院記錄顯示，一九四二年蜑民傷員僅百分之十七能送醫，多數因感染死在船上。

然而，蜑民的犧牲長期未被納入主流抗戰敘事。蜑民文盲率超百分之九十，事跡依賴口傳，犧牲者多葬身魚腹，無墳冢可祭，僅存「某年某月沉船失蹤」的檔案冷字。清至民國「蜑戶屬賤民」烙印深重：一九四四年，獐子島漁民石曰海因運輸硫磺獲抗日政府「優待證」，卻因身份低微，事跡僅存於地方志；長山列島漁民趙維臣劫持日軍「國際船」投奔解放區，授一等功後仍回歸無名。一九四六年抗戰勝利表彰時，蜑民代表竟被拒之門外，理由是「無固定住址無法核實」。即便《關於水上居民工作的指示》廢除歧視政策後，譏諷蜑民羅圈腿的蔑稱「曲蹄」仍在民間流傳。那些用鹹魚桶換藥湯、用糞船載生機的故事，漸漸沉入歷史的深水區。

浪花翻捲，鹹腥的風裏藏着歷史的真諦。今日仍有老漁民哼唱抗戰蜑謠：「浪打白艚十八年，鹹魚換得藥湯鮮；棺材抬出生死路，糞船載得萬人全。」當蜑民駕船衝過封鎖線時，他們不僅運送着藥品和糧食，更守護着一個民族不滅的尊嚴。這些生於海、死於海的「水上幽靈」，他們用生命書寫的「海上抗戰啟示錄」，提醒我們重審歷史的維度：廟堂之外，深海之下，那些鹹魚桶裏的藥片、糞船中的呼吸、刻在船舷的波紋、百分之二十三的冰冷數字，同樣是抗戰史詩的壯闊註腳——它們從深海打撈出一個民族「於至暗中不沉」的密碼。在澳門檔案館發黃的鏡湖醫院名冊裏，在深圳白石龍紀念館的三篷艇模型前，我們終將讀懂：中華民族的韌性，正在於深海暗夜裏，那些托舉生命線的無名脊樑。

▲坐落於深圳白石龍村的中國文化名人大營救紀念館一景。

高天白露秋

自由談 李仙雲

晨光初照，金風沁爽，漫遊於蒹葭蒼蒼的秋水之湄，「白露橫江，水光接天」。瑟瑟荻花隨風漫舞，白鷺振翅滑翔，扇得水面漣漪如花。淡淡荷香中，扭頸回眸便看到荷塘的水榭岸邊，落羽杉棕紅色的根系露出地面，像一組「十八羅漢」根雕圖，或趺坐或佇立或凝思，這大自然的神來之作，讓這「高天白露秋」更多了一絲奇幻與禪境之美。

秋陽撒金，給公園的花草樹木籠上了一層如煙似霧的光暈。正痴醉於鳥兒歡鳴、紫薇俏綻中，忽聞雁唳長空，振翮雲霄，這白露三候之一的「鴻雁來」，瞬間就將我送回童年。兒時每看到頭頂有雁陣飛過，我們便歡快蹦跳着唱起兒歌：「大雁飛，去寫字，寫哪裏？天空裏。寫個人，寫個一，白雲給它當橡皮……」

極喜李清照詞中的這句：「雲中誰寄錦書來，雁字回時，月滿西樓。」脊椎骨剛受傷的那些年，久卧病榻愁緒滿懷，獨坐西窗望斜陽，看到群雁從窗外掠過，那時最渴盼的就是雲中友寄錦書來。紙短情長裏滿滿的暖心與感動，那一份艱難歲月裏的真摯友情，如白露之甘霖，滋養和潤澤着我，陪我度過了那段最難熬的生命至暗期。

清晨的林間堤岸，瑩瑩露珠在草尖樹葉間滾動，燦陽折射中發出熠熠光芒。李時珍在《本草綱目》中記載：「百草頭上秋露，未晞時收取，愈百疾，止消渴，令人身輕不飢，肥肉悅澤。」為吸濡這天降之甘霖，我也曾入夜將茶包掛於茉莉、白玉蘭花樹間，清晨又痴痴地拿一骨瓷小碗去郊野「收清露」。從花瓣裏、草尖上、樹葉間輕輕抖落下一粒粒細小的白珠兒，這天賜的玉液瓊漿，我總會珍愛無比地捧回家，為家人烹泡香茗。

行至公園，低頭便被甬道邊紫盈盈的牽牛花迷了眼，一對「鴛鴦蝶」雙宿雙飛，在花叢間卿卿我我。在這花稀葉黃的白露時節，這頗富野趣的花兒，像一隻隻小喇叭，吹醒了我沉寂已久的往事。這清晨含着露珠開得珊珊可愛的小花，燦陽之下便蜷縮收攏。曾在《源氏物語》中讀到它有個很詩意的名字「朝顏」。而我則獨傾情於「夕顏」，日暮黃昏，勞作了一天的母親燒一鍋拌湯做宵夜，家鄉稱「燒湯」。滿天繁星下，端一碗湯食「吸溜吸溜」蹲於花牆下，看深紫淺粉的「夕顏」在暮色裏隨風漫舞。蟋蟀在檐下軋軋而鳴，這被家鄉人稱為「促織」的小蟲兒，母親說牠是在敦促婦人，該縫製寒衣了。

白露染秋色，這從遠古蒹葭蒼蒼中，擷着《詩經》之靈韻，與寒而凝的瑩瑩露珠，它讓清秋更富裊裊詩意與唯美爛漫。秋風起兮雲兒翩，鴻雁南飛燕子歸，正是白露好時節。

香江烽火：香港的抗戰記憶(二)

君子玉言 小 沓

從港島到黃毛應村是一個long journey，組合式交通方式港鐵+巴士+小巴+步行，總時長要兩個鐘以上。這個坐落於西貢東北部大網仔青翠山巒之間的偏僻小村，不僅承載着百年客家文化，在香港抗戰史冊中也留有濃重的一筆。

大約一七五〇至一八四〇年，陸續有客家人從惠州遷入此地。因村子山坡上生長着大量黃茅草，到了乾旱季節會呈現金黃色。客家先民以「黃茅岗」（客家話意為山崗）稱呼此地，一八六六年《新安縣全圖》將該村標註為「黃毛屻」，後因「茅岗」的客家話發音與廣東話「毛應」相近，逐漸演變為「黃毛應」。

二〇二一年我們去時，已至中午。小村寂靜無聲，村內原居民早已搬離，村屋也變成一座座正在修建的豪宅，但仍有幾座破舊的鋅鐵蓋頂小屋。紫荊花樹下，一座樹立着聖母像的白色建築十分引人注意，小樓外牆上掛着一塊牌子，上寫「香港天主教教區黃毛應玫瑰小堂」。從側面半掩的舊式鋁製窗戶望去，塵封已久的氣息撲面而來，內裏一切擺設都十分古舊，有木造的橫樑和長椅，祭壇中央擺放着十字架和聖經。一九四二年二月三日，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正是在這座教堂宣告成立。自此成為香港抗戰的重要力量。

港九大隊成員逾千人，隊員和作戰方式具有鮮明的「港味」。隊員以新界原居民子弟為主，同時也包括工人、學生、海員、教師等各界人士。其中不少是家境富裕的英文書院的學生，如政委陳達明是大學生，國際工作小組負責人黃作梅畢業於皇仁書院，給曾生司令當英文翻譯的林展是庇理羅士女書院的學生（曾生司令員本人也是中山大學的學生）。還有來自洋務工會、中華書局、東華三院等社團的進步青年，以及香港的愛國民眾，像印刷工人潘江偉就是其中之一。一九四二年五月中共粵北省委遭到破壞後，一批內地幹部撤到香港，也加入了港九獨立大隊。

這支隊伍被稱為「穿着西裝的游擊隊」。不僅因其成員中知識分子眾多，並且游擊隊員長期穿梭於港九市區、新界村鎮及沿海島嶼活動：時而身着西裝、長衫扮成商人、學生、職員，在日軍嚴密管控的鬧市區（如港島、油麻地、旺角）執行情報傳遞、營救文化名人等任務，時而返回新界換上輕便衣衫，穿林渡海開展游擊作戰。因而，獨特的「儒雅氣質」成為外界對港九大隊的深刻印象。

鄒韜奮在《患難餘生記》中寫道，接應他的隊員「身着整潔的中山裝或西式襯衫，談吐間有學生氣，卻熟練地帶着我們穿越封鎖線」；夏衍在《香港的回憶》中也提到，港九大隊的青年隊員「有的剛從香港大學退學，背着槍時仍帶着書本，休息時還會討論時事」……

援助中國抗戰的美軍觀察組、英軍服務團成員，在與東江縱隊合作進行營救美軍飛行員、收集情報時，也對之印象深刻。一九四四年被港九大隊營救的美軍中尉克爾在報告中提到，接應他的隊員「穿着類似商人的深色西裝，英語流利，能熟練使用無線電，完全不像傳統游擊隊」；英軍軍官賴特在《香港的地下抵抗》中則直接稱港九大隊為「穿西裝的抵抗者」。

整個抗戰期間，港九獨立大隊受中共南方局指示，共營救三百餘名文化人士返回內地抗日根據地，包括：何香凝、柳亞子、鄒韜奮、茅盾、夏衍、張友漁、胡繩、范長江、梁漱溟、黎澍等人。大營救全程未損失一人，保住了中國近現代文化的精英力量。港九獨立大隊還營救了八十九名盟軍及國際友人（包括二十名英軍、八名美軍飛行員，以及丹麥、挪威、蘇聯等國人士），並協助營救部分被關押的盟軍戰俘，為太平洋戰場的反法西斯鬥爭提供了直接支持。每場營救都有一番驚心動魄的故事。港九游擊隊員還深入日軍據點，收集情報，同步傳遞給東江縱隊與盟軍，為盟軍空襲、對日作戰提供關鍵依據，有力配合了全局抗戰。

港九獨立大隊立足香港特殊戰略地位，懷着「執干戈以衛社稷」的家國情懷，在抗戰期間不僅成為香港抗戰「地下戰場」的中流砥柱，更通過文化界人士大營救，營救盟軍和國際友人，開展情報工作，將香港這一「國際城市」納入全國大抗戰網絡，成為連接內地與國際的「抗日通道」和國際反法西斯的「東方紐帶」，展現了中國抗日武裝的國際擔當。

小小的黃毛應村及這座教堂作為重要的歷史遺址，見證了港九獨立大隊及香港民眾可歌可泣的抗戰歷史。

藍月谷掠影

市井萬象

藍月谷位於雲南省麗江市玉龍雪山東麓甘海子以北、雲杉坪南側的山谷之中。九月，藍月谷湖水充盈清澈，如同一顆顆藍寶石鑲嵌在山谷之中，吸引遊客前來參觀遊覽。 新華社

警匪片的新探索

如是我見 尹 畫

《捕風追影》是一部警匪動作片，講述了澳門司警局在面對一夥詭計多端的盜賊時陷入困境。他們劫走數億資產，還憑藉超強反偵察能力戲耍警方「天眼」系統。無奈之下，司警局請回退休多年的跟蹤專家黃德忠（成龍飾），他帶領年輕司警何秋果（張子楓飾）等人重組「神秘跟蹤隊」，與梁家輝飾演的盜匪團幕後狼王傅隆生互設「局中局」，在傳統跟蹤術與高科技的碰撞中，展開腦力、心理、武力的三重博弈。

當成龍出現在大銀幕上的那一刻，我的心猛地一緊。許多年沒看他的片子了，記憶還停留在他的中年時期。如今的他，臉上明顯多了歲月的痕跡，很難想像一個古稀老人仍有勇氣接拍動作片，且一招一式皆有力量。激烈的打鬥場面和驚險的追逐橋段，尤其在一些近身搏鬥的場景中，成龍巧妙地利用環境和道具，展現出獨特的動作設計，讓人不得不感嘆他在動作片領域的深厚功底和敬業精神。或許，我們需要改變刻板思維，人生本就不該被設限。

影片對AI技術的運用也是亮點之一。AI、天眼、無人機等高科技手段被引入到警匪對抗之中，為警方鎖定疑犯信息提供了有力支持。成龍飾演的老一輩警察，積累了很多實戰經驗，但他們對新興技術不太熟悉。這也引發出傳統與現代的碰撞——老一輩憑經驗與洞察力，年輕一代靠先進技術，兩者相互配合，共同推進劇情發展，讓觀眾看到科技與經驗在破案過程中的相輔相成。影片中也出現了黑客侵入系統，導致信息洩露、警方行動受阻的情節，這也讓我們看到高科技在帶來便利的同時，也存在着風險和隱患。

電影中罪犯逃跑時的不斷變裝也給我留下深刻印象。他們在逃竄過程中頻繁換衣如走秀般讓人眼花繚亂，既增加了趣味觀賞性，也體現其狡猾與反偵察能力。

片中罪犯都是孤兒，傅隆生既是頭目也是他們的「乾爹」，對養子既有控制欲又有扭曲的「父愛」。特殊的成長經歷與情感羈絆讓他們走上歧途，背後則是複雜的人性掙扎——他們並非天生邪惡，而是被生活與情感推向了錯誤選擇，讓人在痛恨其行為之餘，也生出了一絲同情。

《捕風追影》為我們呈現了一場精彩的警匪對決。它既保留了傳統動作片的精髓，又融入了新科技和獨特的情節設計，通過對人性的挖掘，讓觀眾在感受緊張刺激的劇情之餘，也能有所思考。